

澳門：中韓文明交融的時空密鑰

吳志良

站在漢江之濱，歷史的厚重感撲面而來。這片土地見證了無數風雲際會，也孕育了深厚的中韓友誼。此刻，手中彷彿握著兩把沉甸甸的鑰匙，它們不僅開啟塵封的記憶，更指向我們攜手同行的光明前程。澳門，這座南海之濱的玲瓏小城，正是這兩把鑰匙共同指向的交匯點——一座連接中韓文明、承載共同記憶的「文化方舟」。

第一把鑰匙：十六世紀的波濤與無聲支撐——東亞海上聯盟的澳門後盾

回望十六世紀末的露梁海戰，大明水師與朝鮮名將李舜臣並肩禦侮的壯麗史詩，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東亞海上聯盟篇章。彼時戰火雖在朝鮮海域熾烈燃燒，遠在南海之濱的澳門，作為東亞舉足輕重的國際商埠，其繁榮的海上航路與匯聚四方的物資網絡，正是支撐這場抗倭

大業、維護區域安寧的無聲力量與堅實後盾。想像一下：裝載著作為高麗匠人智慧結晶的青瓷白瓷的朝鮮商船，與滿載著東南亞沉香、檀香、胡椒等珍貴香料的澳門商船，在萬頃碧波間穿梭往來。這遠不止是貨物貿易，它們是文明的使者，是情感的紐帶，在驚濤駭浪間，悄然編織起東亞最早的文明經緯與命運共同體的雛形。澳門的港口，雖非前線，卻以其無可替代的樞紐地位，成為維繫這條文明血脈不可或缺的一環，無聲滋養著前線的抗爭意志與後方的交流活力。

第二把鑰匙：二十世紀初的微光與患難真情——變革年代的澳門避風港

當二十世紀初的東亞大地在變革與抗爭的洪流中激盪，澳門，這片因特殊歷史際遇而相對寧靜的港灣，以其無與倫比的包容性，成為了眾多尋求光明、追求獨立的仁人志士的暫棲之地與信念中轉站。在那些風雲詭譎的歲月裏，澳門幽深的小巷、古樸的騎樓下，或許曾默默庇護過流亡者的身影，成為傳遞信息、保存火種、凝聚抗爭力量的隱秘驛站。這份在特

殊年代凝結的守望相助之情、共禦外侮之志，早已超越了具體的人和事，如同無聲細雨，悄然滲透進澳門街巷的肌理與城市的呼吸之中。今日，當我們在議事亭前地漫步，嗅到韓式泡菜作坊的辛香與葡式餐廳炭烤馬介休的鹹鮮交織；當我們在韓劇跌宕情節中，偶然捕捉到那一聲悠遠而熟悉的南音琵琶撥弦——這絕非偶然，這正是數百年文化交流積澱下，文化基因在當代生活的自然回響，是歷史情誼在味蕾與旋律中的生動延續。

中韓文明的相互凝視，其源遠流長遠超想像。回溯四百多年前，朝鮮王朝傑出儒臣崔溥在其不朽的航海紀實《漂海錄》中，以其敏銳的觀察與深厚的漢學修養，為我們留下了明代中國沿海風土人情的珍貴畫卷。

儘管歷史的航跡陰差陽錯，崔溥公的足跡最終未能踏足澳門，但他筆下描繪的中華文明恢弘氣象、市井百態的生動細節——繁華的港口、虔誠的祭祀、勤勉的百姓——早已在朝鮮知識界播下了認知中國的種子。這份深刻的文字紀錄，與後來通過澳門這個獨特的「中西文化交匯之窗」展現給世界的、更加多元開放融合的中華文化圖景，共同構成了韓國知識精英理解中國、感知中華文明豐富性的歷史篇章與認知基石。

澳門媽閣廟前那千年不絕、「香火如星」的盛況，是澳門作為東亞海神（媽祖）信仰中心、海上絲綢之路關鍵節點的真實寫照。它所承載的，不僅是閩粵漁民商賈對平安歸航的祈願，更是整個東亞海域人民面對浩瀚海洋時，那份共通的、對平安與繁榮的深切渴望與精神寄託。媽祖信仰，象徵著一種超越地域、共御風浪的東亞海洋精神，是中韓乃至東亞海洋文

明共同的信仰紐帶。歷史的鏡頭轉向山河破碎的抗戰歲月。在這個關乎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澳門，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歷史淵源，再次扮演了極其特殊的角色——成為信息傳遞、人員往來、抗爭力量暗中匯聚的重要「中轉站」與「避風港」。

誠然，韓國臨時政府的《獨立新聞》主要在上海、重慶等地印刷，但在嚴密封鎖與殘酷鎮壓下，有關朝鮮獨立運動的最新消息、重要宣言、志士們的行蹤與安全通道，極其需要像澳門這樣相對自由、信息流通的「縫隙」進行傳遞、擴散與接應。東望洋山下的隱秘小徑、寂靜的教堂鐘樓、大三巴旁不起眼的印刷作坊、鏡湖醫院提供庇護的病房……這些澳門的角落，都可能在那個至暗年代裏，默默承載過中韓志士之間信任的目光、緊握的雙手和共同信念的無聲接力。這份在患難中相互扶持、共克時艱的深厚情誼與不屈意志，早已超越國界，成為東亞民族精神中堅韌不屈、追求自由獨立的永恒見證，是我們共同珍藏的歷史瑰寶。

手握這兩把穿越時空的鑰匙，我們觸摸到的是歷史的溫度，是澳門在歷史長河中為中韓文明交流默默搭建的橋樑。這份厚重的歷史記憶，是滋養我們今日友誼的沃土，更是照亮未來合作之路的明燈。當我們銘記這些無聲的支撐、隱秘的驛站和共通的信仰，便能更深刻地理解澳門作為「文化方舟」的根基所在，以及它在新時代續寫中韓友誼華章的使命與底氣。歷史並非塵封的檔案，它是流淌在我們血脈中的基因密碼，是澳門這座小城中韓關係宏大敘事中永恆閃爍的星辰。

七日談

（澳門篇）



遊客在韓國首爾國際庭園展觀賞園藝作品。新華社

記取松亭月影間



如是我見 李丹崖

故里，溪邊有古松三兩棵，是那塔松，遠望，像幾座蒼翠樓閣。塔松之間，有亭，石柱礎打底，這些石塊，據說是當年祖父到山東跑藥材生意，央人運來的。亭子是木結構，上面苦琉璃瓦，月光下，明晃晃的一頂亮色，似乎把漫天的月光都凝聚在一座亭子上，煞是好看。秋日，若月輝皎皎，我們一家人習慣不開燈，把飯食端到亭子下吃飯。晚間的飯食一般簡單，煮一個麵魚湯，撒上雞零碎的那種，鏹一扁饅頭，做一個燒椒燻蛋即可下飯。提及燒椒燻蛋，很多人不曉得為何佳餚，實際上是在飯食即將做好的時候，在灶底的死火裏投入兩三隻青椒，五分鐘許，取出來，洗淨上面的草木灰，放在蒜臼裏，待用；提及燻蛋，則是一種近乎松花蛋的東西，松花蛋要用燒碱、食鹽、茶葉等物滾在鴨蛋或雞蛋上靜置半月許，做成。燻蛋則用鋸末、石灰、食鹽、燒碱等滾在鴨蛋或雞蛋上，靜置十日左右即可剝開享用。與松花蛋不同的是，燻蛋的內質蛋清裏沒有

松花狀的東西，而是蛋黃更黃，凝結在一起，蛋清變成了近乎琥珀色，乍一看，不像松花蛋那般黑黢黢的，更有食欲。燒椒與燻蛋碎碎，撒入食鹽，淋上麻油，即可享用。印象中，祖父及三叔都喜歡吃那種極其辣的羊角辣子，帶著籽粒。吃燒椒燻蛋的時候，喜歡一隻饅頭撕開，把燒椒皮蛋抹進去，夾而嚼食，很是開胃。三兩個饅頭下肚之後，搭配一碗麵魚湯，呼嚕嚕地沿着碗口吸溜着，皖北鄉間很喜歡這種近乎粥類的飯食，很是養胃，也能清火助眠。

吃過了晚飯，一家人或坐、或倚、或仰臥在亭下的美人靠上，孩童們則在月光下嬉戲，那是我關於童年的最好印象。

記得有一年中秋，月色亦大好，亭前水聲潺潺，一溪碎波如銀，祖父從縣城的回民食品店買來了青紅絲五仁月餅，每人分發一塊，對月嚼月，大快朵頤，祖父沏了一大碗茉莉花茶，亭子周遭都飄散著茶香，那樣的香氣至今縈繞在記憶門檻裏。

「記取松亭月影間」，這是一句頗為古雅的诗句，用在昔年的我等尋常百姓人家，也竟十分妥帖，那是籠在雅俗之間的一亭明媚月色。



藝象尼德蘭 王加

如果說佛羅倫斯是意大利文藝復興的發源地，那麼比利時古城布魯日則當之無愧是北方文藝復興的「大本營」。今天均屬世界文化遺產的兩座古城，歷史遺跡遍佈城內。不過，這兩座歐洲當時經濟最發達的城邦，相互商賈往來的殘存例證卻屈指可數。隱藏在布魯日城中鮮為人知的布拉德林宮（Hof Bladelin）很可能就是那個「獨苗」。

當號稱「好人菲利普」(Philip the Good)的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三世於一四一九年上任後，尼德蘭在其近半個世紀的統治下達到空前繁榮，布魯日也因其港口的特殊地理位置成為勃艮第公國的文化商業中心。身為公爵的高級外交官和顧問，以及公爵在一四三〇年建立的金羊毛騎士團的財務主管，彼得·布拉德林(Pieter Bladelin)無疑是十五世紀布魯日最富有的人之一。今天的布拉德林宮就是他為自己修建的豪華宅邸。然而，他並沒在這棟包含一座優雅高塔的豪宅居住太久，而是將其租給了來自佛羅倫斯的美第奇家族。

對於以銀行家身份發家致富的美第奇家族而言，與布魯日的商賈往來是必不可少。一四三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打造美第奇家族商業帝國的「初代」大佬、被譽為「佛羅倫斯國父」(Pater Patriae)的老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將其家族銀行的分行正式開設到布魯日城。一四六六年，老科西莫的兒子皮耶羅·德·美第奇從布拉德林處將其豪宅租用作為家族銀行的分行，並任命曾在父親老科西莫的家中一同被養大的托馬索·波爾

美第奇家族的「布魯日遺產」

蒂納利(Tommaso Portinari)為分行行長。一四七二年，「偉大的洛倫佐」(Il Magnifico)洛倫佐·德·美第奇將布拉德林宮買下。這棟宅邸從此成為了美第奇家族的私有財產。

身為「偉大的洛倫佐」的忠實擁護，重返布魯日的我專程前往如今每兩週一和周五下午對公眾開放的布拉德林宮參觀。令我失望的是，這座曾經鼎盛一時的美第奇銀行早已不見往日喧囂。整棟建築既沒有館藏，甚至幾乎沒有任何陳列的文物，基本上是一棟「空殼」。最重要的「展品」僅是在室外中庭花園內的主樓外牆上——洛倫佐·美第奇及其夫人克拉麗絲·奧爾西尼(Clarice Orsini)的圓形獎章浮雕。抬頭望去，刻有夫婦二人正面肖像的圓形浮雕頗為醒目，棱角鮮明的面龐和標誌性的齊耳長髮將洛倫佐刻畫得栩栩如生。相比之下，夫人克拉麗絲因存世肖像極少就很難辨認了。為了保留這兩個珍貴的浮雕，布拉德林宮還特意為它們搭了遮雨的屋頂。至於是誰下令打造這對圓形浮雕？定是分行行長托馬索·波爾



布魯日的布拉德林宮一景。作者供圖

蒂納利為了效忠拍洛倫佐馬尼而命人雕刻的。

在布拉德林宮內的會議廳中，牆上掛著美第奇家族成員肖像的族譜，以及帶有曾經房子的主人托馬索·波爾蒂納利肖像的兩幅油畫複製品。一幅現存烏菲齊美術館、由兩果·凡·德·高斯(Hugo van der Goes)繪製的代表作《波爾蒂納利三聯祭壇畫》(本名《牧羊人的朝拜》)；另一幅收藏於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由漢斯·梅姆林所作《波爾蒂納利夫婦像》。兩幅名作均由當時活躍在布魯日的「弗拉芒原始派」大佬完成，側面印證了銀行家波爾蒂納利的「不務正業」——相較於匱乏的金融理財天賦，他卻以收藏家和贊助人的身份被歷史銘記。因波爾蒂納利向「好人菲利普」公爵的繼任者，綽號「大膽的查理」(Charles the Bold)的查理公爵所發放的一系列貸款未能收回，最終導致了美第奇銀行布魯日分行的破產。據洛倫佐·美第奇所述，波爾蒂納利此舉「乃是為了討好公爵，讓自己在他的面前顯得舉足輕重，他並不在乎這是以我們(美第奇家族)為代價的」。由此可見，洛倫佐於一四八〇年將這棟宅邸和分行都打包賣給了波爾蒂納利，實屬看透了後者的本性而及時止損，也為布拉德林宮和美第奇家族的短暫緣分劃上了休止符。而波爾蒂納利也在破產後被迫出售了布拉德林宮。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布拉德林宮在被洛倫佐·美第奇和波爾蒂納利先後出售後還曾多次易主，因此建築外應有的美第奇家族盾徽早已不見蹤影。外牆上刻有洛倫佐夫婦二人正面肖像的圓形浮雕，成為了見證兩大文藝復興名城貿易往來歷史的唯一例證。

霜降，秋的最後一站。它裹著一層薄薄的輕紗，匆匆而來，是為了善意地提醒，秋就要過去，冬正裹挾著寒意，摩拳擦掌。

霜降有三候，一候豺乃祭獸。豺狼開始大量捕獲獵物，並陳放在一起，「以獸而祭天報本也，方鋪而祭秋金之義」，如同人間新穀的收穫，鋪展開用以祭天，以示回報，並祈禱來年豐收。祭，是獸之義，也是人之本。二候草木黃落。西風漫捲，草木枯黃，樹葉飄零。「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白居易認為，水返壑，木歸山，霜降達成了回歸。而葉歸大地，是聽由根的召喚，它不忍出離太久，此時回家，正是時候。三候蟄蟲咸俯。蟄蟲全在洞中，垂下頭來，不動不食，進入休眠狀態，為漫長的冬做準備。那是以修行的姿態，期待來年的新生。此時，大地喧囂歸靜，人間萬物歸寧。

霜降，帶來了秋的凜然。秋風肅殺中，面對草枯葉落，夏花凋零，人的情感也進入深沉的低谷。離愁別恨，淒風苦雨，盡

霜降

自由談 胡靜

皆展示深秋的悲苦，觸及人心。它是李煜「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的亡國愁，是李清照「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的閨怨愁；是馬致遠「枯藤老樹昏鴉……斷腸人在天涯」的旅愁，是岑參「霜降衣仍單，惆悵秋草死」的苦愁，是劉長卿「霜降鴻聲切，秋深客思迷」的客愁，愁，愁，愁，怎一個愁字了得！

王羲之在寫給親友的手札裏說：「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因未到霜降，橘子未能完全成熟，無法多採摘一些，羲之頗為遺憾。可見，也正是有了霜，橘子更甜，柿子更紅，蔬菜更鮮，秋葉更斑斕，兼葭、烏桕、紅楓、檉、槭、銀杏，它們的美，哪一個離不開霜的見證？秋的極致，只有露不夠，還需要霜來成就。久經風霜，方能百煉成鋼。霜降，並非欺凌和摧殘，而是達成和促就。萬物都在期待霜，期待它的決絕，期待它的醍醐，從而歷練自己、證明自己。那經霜的一點點刺痛，會讓「這個世界，我來過」刻骨銘心。

山明水淨夜來霜，數樹深紅出淺黃。棲霞山的楓葉嫣紅似火，從半山腰一直燃燒到山頂直至遙遠的天邊，連藍天中的白雲都像在火焰中燃燒。置身其中，陽光透過葉片，把人的臉也映成橙色的了。一陣風呼嘯而來，紅浪翻湧，仿若置身一片紅色的海洋。

街道兩旁的一棵棵銀杏樹，伸著銀的枝、金的葉，一直伸到遠方，像是油畫裏透視的構圖。一陣風吹過，銀杏葉彷彿落在樹冠的蝶群，不約而同地飛離了樹梢，時而在空中蹁躚而舞，時而親吻行人的面頰。它們以最美的姿態向人間做最後的告別，最終將街道裝點成一地金黃。

霜降，有吃柿子的習俗。此時的柿子皮薄味美，輕咬一口，滿嘴清甜，還能討個事(柿)事如意的吉頭。記憶裏總是浮現兒時住的小院。院裏有棵高大的柿子樹。深秋，微風吹過，滿樹的紅柿在枝頭閃耀，紅燈籠似的，不分白天黑夜地照着，惹得饞嘴的孩子總想用竹竿打。吳爺不允，說還未到

時候，並坐在樹下看著。終等到一天，吳爺攀上木梯子摘下紅柿，吳奶奶盈盈用竹籃接，然後一家家地送，說：「霜降吃柿子，柿柿(事事)如意！」那結了一層白霜的紅柿，吹彈可破，咬一口，香甜如蜜。紅柿，是風景，是甜蜜，更是人間溫情。

霜降，也是菊花盛開時。花期，是每一種植物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需要足夠的通達天地、足夠的走向自己才能做出的決定。菊花選擇在陽氣收斂、陰氣入地時開放，就是要在百花雲時展示自己、證明自己。世人怎會辜負菊花的心意？所以霜降時節，人們還有賞菊的雅習。

好好領略晚秋傾盡所有的飽滿與絢爛吧，並坦然欣賞它的瓜熟蒂落、葉落歸根。落，是盛大的告別，又何嘗不是壯美的相逢？隨落葉融進土壤裏的還有種子，於無聲處孕育著希望。

孕育成熟的盡頭走向冬，冬的潛藏又是春的開始，大自然就是這樣互為孕育，生生不息。